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高莽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马莽

妈妈的手



手

妈妈的手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疏影文丛/邹海岗,王俊英主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9

ISBN 7-80074-662-3

I 疏… II. ①邹… ②王…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选集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753 号

妈妈的手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高莽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ISBN 7-80074-662-3/I · 272

*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32 开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7 印张

定价: 9.80 元

序

妈妈那双灵巧的手，已经衰老得枯槁弯曲了。我上学读书时，身上的衣服全是妈妈亲手裁剪缝制的。我喜欢偎在妈妈身旁，看她做针线活儿，做各种东西。

妈妈 90 岁那一天，我凭借在干校期间自学的一点儿技术，给妈妈缝了一套衣服。妈妈当时高兴地收下了，但没有穿。令我想像不到的是她把那套衣服拆成了片。后来她告诉我，说我做得不精细。她本想再重做一遍，可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妈妈明年将满 100 岁。编选这本散文集时，选用《妈妈的手》做为书名，不知她对儿子的文字作品会有什么看法。她不识字，眼睛也昏花了，手也拿不住书了，可是心呢？……

高莽

1994 年 5 月于北京

(74)		李娜
(84)		薛琳
(92)		太文
(12)	目 录	人民
(24)		“荣誉小”已“成大志”
(90)		牢于日一
(22)		丁武生武至昌
(8)	几时琐记(五篇)	念恩
(27)	白雪	里表什世世集金桑普主(1)
(26)	丁香	彭点弟集金桑普主(2)
(27)	猴戏	志委由井·国中(3)
(18)	教堂	人国中个·景下律公书文(5)
(26)	大海	去派马集·普新永(6)
(0)	妈妈的手	出安州求群皮文(9)
(1)	放一本字典	群新普主 (12)
(7)	舞	群新普主 (15)
(9)	非洲的“中国之夜”	太多人书 (19)
(3)	万塔之城	王公文王·王公(22)
(7)	高山仰止	(第四)·景思深前(25)
(7)	老舍先生访苏琐记(五篇)	基中云 (31)
(109)	一首打油诗	彭强国集 (31)
(112)	看歌剧	荣京中书集 (34)
(051)	改编苏联话剧	景书景人 (38)
	收徒弟	群风(40)
	紫萝兰言	下凉熙我国美己中集十人新波罗(42)
(8)	盗火与养花的老大	 (45)
	翻译	景书前中书(45)

教学	(47)
编辑	(48)
交友	(50)
为人	(51)
“老大姐”与“小老弟”	(54)
一日千字	(60)
冯至先生走了	(65)
感念	(68)
在普希金谢世的书房里	(73)
雕像纪念碑的启迪	(76)
中国：我的爱恋	(78)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81)
你活着，或已死去？	(86)
历史将为他定位	(90)
旧著新释	(91)
死情再探	(97)
诗人之女	(99)
多么远，又多么近	(103)
墓前沉思录(四篇)	(107)
雪中墓	(107)
陵园遐想	(109)
苦难的十字架	(112)
人民的爱	(120)
旋风情	
——俄罗斯诗人叶赛宁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婚恋	(123)
寒风中的告别	

——关于女诗人尤·德鲁尼娜的自杀.....	(137)
歌曲没有翅膀.....	(160)
长城,五月的风	(164)
汉学三林(三篇).....	(177)
阿翰林.....	(178)
忆艾德林.....	(182)
记费德林.....	(193)
中国戏曲与苏联观众.....	(200)

几时琐记(五篇)

几时琐记(五篇)

壽，知前朝人雷始歸葬而得王益，土器皆學士，最早天一宮
 大聲效默真符。由國內豐懽居不留土器。不期下降靈亡既安

“为什么你不在下雪天生我？”儿时，我曾向妈妈提出过这个幼稚的问题。我不记得妈妈是怎么回答的，但我从那时起已意识到我对雪有一种奇异的感情。我爱雪，洁白的雪，轻盈的雪，雪花在我身上悄悄地溶化，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的故乡是哈尔滨。这是一座多雪的北方城市。它很别致。白白的雪给它增添了无限丰富的色彩。雪是我儿时的好友。我认定雪是有生命的，雪片上绮丽的花纹是巧人编织的。当我观赏手心接来的雪片时，我甚至感到它的温暖。好象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给我传来了我所不理解的信息。

我的童年就是在纷纷扬扬的一片白雪中度过的。透过雪的帷幕，我观察了多灾多难的祖国破碎的河山，同时也审视了自己孱弱的体质和怯懦的性格。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飞雪的时候跑到街

头、院落里去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在寒风中出透了汗，心中变得更温暖。不管雪人堆得如何丑陋。邻居大哥哥总是夸奖我们，说它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创造的成果，很美。雪人成了我们游戏的中心。我们围着它欢天喜地地奔跑、追逐，于是，我听见了雪人跟我们一起欢笑、吵闹。白白的雪总是呼唤我到它的世界中去，也许它暂时遮住了生活中的黑暗，也许我的体质、我的性格正是那个既寒冷又温暖的世界中，得到了锻炼。

有一天早晨，上学的路上，经过我们堆起的雪人跟前时，我发现它遭到了破坏。雪地上留下乱糟糟的脚印。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是从院里跑出来的同学告诉我，昨夜邻居大哥哥被持枪带着狼狗的日本宪兵给抓走了。泪，顿时变成了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世面见得多了，对很多事物改变了看法，可是我对白雪的感情没有变。雪，使大千世界变得迷离扑朔，我整个童年时代都仿佛置身于那幻觉的天地里。突然，雪让我领悟到生活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教会我爱，也教会我恨。

在沦陷 14 年的家乡土地上，有多少爱国志士惨遭屠杀。白白的雪象是英灵的化身，又象是对英灵的祭奠。

雪中成长的人，该有不畏寒冷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吧？！

为什么我不是在下雪的日子出生的？

丁香

妈妈带我在院中种下几棵丁香树。

丁香树很快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早春，一张张嫩叶，形状酷似心脏。然后，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紫色的或白色的云，这是由许许多多小花朵组成的。到了秋季，它结下扁扁的果实。再过不久，寒冬来临了，丁

香树却脱掉身上的全部绿装，裸露出干瘦的躯体，让枝丫忍受零下四十余度寒冷的袭击。最初，我担心这娇嫩的小树会被冻死。可是到了翌年早春，它又开始生枝、长叶、开花。在那苦涩的时代，我往往感觉不到丁香的芬芳。有时在它的花瓣上反而会发现颗颗晶莹的泪珠，莫非它也尝到了人间的辛酸？

教师说，丁香的花朵有四个小瓣儿。可是俄罗斯小同学们偷偷地告诉我，还有五个瓣儿的。如果发现了五瓣儿的丁香花，就是发现了幸福。这时，可不能让幸福跑掉，要马上把它吃掉。这或许是俄罗斯人的风俗？从他们的风俗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幸福的殷切渴望。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不知道幸福需要去争取。我们男男女女小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时，只要发现五瓣的丁香花，就争先恐后的抢着吃。我吃过多少，不得而知了，但，确实吃过，而且不止一朵两朵。可是直到民族获得解放之前，我始终没有尝到真正幸福的滋味。相反，在太阳旗下，饱尝的是无尽的苦辣。

有一年盛夏，狂风卷着暴雨，呼啸了两天两夜。我的小丁香树被刮断了。我以为它再也活不了了。妈妈说：“别哭，它会活的！”果然，断干熬过了寒冬，到了春天，它抽出新条，长出新叶。那年开的花朵中，虽然我也发现了五个瓣儿的，可是不忍心把它吞掉。我想让它的馥郁去抚慰受伤的小心灵。

至于幸福嘛，我早已脱离了儿时的空想，我时刻记着那棵被折断的树干，怀着生存的信心，不怕灾难临头，准备再次复苏，开几朵小花，给人们增加一点香味。

猴 戏

街头围了一群人。从人群中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吆喝声和欢笑声。小伙伴扒着木栅栏喊我去看猴戏。猴戏？我还从来没有

看过。我跟着小伙伴兴高采烈地挤进了人群最里圈。当年，在文化生活贫乏的都市里，能看到这么一场演出，也算是某种享受了。第一次看猴戏时，我大约有七八岁。那次真是看呆了。人群已经散去，耍猴的人挑着担子、牵着猴子已经走了，我和小伙伴还尾随了一段路程。我眼前还不时地闪耀猴子表演的场面。

猴子长得可真逗，举举笨笨和我们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它不会说话，两只眼睛总是盯着主人。猴子穿着一件红袄，天襟垂过腰际，遮住下身，大概那就代替了裤子吧。有时主人让它戴上乌纱帽，摇摇晃晃走来走去。

一声锣响，一声吆喝，它开始在地上翻滚。一声锣响，一声吆喝，它双腿朝天，用双手倒立行走。一声锣响，一声吆喝，它爬上一根木竿左顾右盼。

一声锣响，一声吆喝，它用双手捂住眼睛，又隔着指头缝隙窥视小观众。有时主人会拿个铁圈，雨暴管卷风挂，夏盘平一言

它会非常听话，听任遣使，是主人手中的工具。每表演完毕节目之后，主人就塞给它点什么东西吃。寒了煮干馇，熬果！

有一次，我看见小猴不听话，主人用棍儿狠狠地敲打它。不知怎么，我觉得那根棍儿也敲在我的身上，万分疼痛。我想走掉，却迈不开脚步，挤不出人群；我想喊，又不敢喊出声来。我看了看我的衣着，是否象那猴儿一样，只能遮点羞罢了。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闷闷地想，猴儿可知道疼？可有泪？它心中委屈时，可会投到妈妈的怀里去哭诉？到了家，妈妈问我怎么了，又挨了什么人的欺负？为什么又流泪？我默默地抹掉脸上的泪痕。我想说，可是又说不出那儿童时代弄不清楚的问题。我把百已想的事，埋在心底了。来封中华人从。人籍一丁围共商育恐心底的种子，经过春风秋雨，冒出芽儿来，张开嘴儿说了话。

的人，给那群侵华日寇的鬼魂鞠躬默哀：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早已激起大家的不满。这种做法更让哈市老百姓无法忍受。除了向侵略者献媚的汉奸奴才之外，没人肯干那种卑鄙的勾当。为了不给“神社”鞠躬，大家宁肯绕道多走几步路程。

我们小同学们，无一不恨日本侵略者。对当局的命令，更想表示不服。于是我们就结帮搭伙，有意经过“神社”，到了大门口时便背向“神社”，做出面对教堂祈祷的样子。有时，还脱下帽子鞠个躬，但，不是对“神社”，而是对教堂。用我们同学之间的话来说，就是“让‘神社’给我们舔屁股！”一旦有人要拦截我们，教堂就成了我们的掩护所。直到拦截人走开后，我们又叽叽喳喳象一群小鸟儿，飞回家去。

当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推行奴化政策，可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

如今，想到南岗的那座“喇嘛台”——教堂时，就不由得会从心底泛起迷恋的微笑。

大 海

30岁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可是大海的波涛，大海的呼啸，却从小就萦绕在我的眼前与耳际。

我们学校，教育孩子们背诵诗歌，描绘大海的诗句使我向往。

你那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

你的骄傲的美，闪烁壮观。

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呀，大海！

多么常常的在你的岸上，

我静静地、迷惘地徘徊，
苦思着我那珍爱的愿望。

啊，我多么爱听你的回声，
那喑哑的声音，那深渊之歌，
我爱听你黄昏时分的幽静，
和你任性的脾气的发作！

仅普希金这一首《致大海》诗，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激起的波澜就从未平息过。其实，那时除了大海神秘的形象、斑斓的色彩之外，我远没有理解这首诗的更深沉的含意。不过，我总觉得这首诗吐露了我胸中的郁积。生活在敌伪统治时期的东北人民，不同年龄人，有不同的苦痛。

文学中的大海告诉我，生活是不平静的；你的苦衷可以对大海倾诉，它会用喑哑的声音回答你；大海在任何时候都是博大的、壮丽的。

那时，遇到生活中不可理解的问题，有话不知该跟谁去讲的时候，我就默默地躲起来，想象心中的大海。于是，大海就会象妈妈的手一般，抚摸我的头，慰藉我的心。

我爱上了大海，也爱上了给我大海的文学。文学，对我来说，就是感情的大海。

富有民主精神的俄罗斯文学，具有深厚的启迪力，甚至它对大自然的咏叹，多少年以后，同样可以在异国的少年的心中引起共鸣。文学象大海一样，能托起一个弱小的躯体，使他不致沉没，使他振奋起来，看到灿烂的未来。

后来，我终于看到了大海，而且还来到了诗人讴歌的大海之滨。望着那万顷波涛，听着那深沉的呼吸……我对文学产生了更深的感谢之情。

是文学充实了我那贫乏、孤寂的儿时生活，认识了在人生中搏斗的乐趣。是文学，在潜移默化中赋予了我生存的力量，丰富了我的感情，甚至形成了某些审美观念。

如今，当我在生活中得不到安慰时，我就到文学的神奇的大海中去捞取，我从来没有落过空。学会在文学的大海里潜泳，是何等的幸福！

1990年10月25日

稍长,我喜欢伏在妈妈身边,看她在布头上缝绣彩色花条。她那么专注,那么细心,缝了拆,拆了缝,稍有欠妥的地方,一定返工。后来,我看到布头上绽开了鲜花,长出了绿叶,飞来了小鸟,似乎还能闻到花草的清香,听到鸟儿的啼鸣。这是妈妈为我缝制的枕头套。我喜爱极了。我睡在这个枕头上,感受到妈妈的手爱抚着我的脸,温暖着我的心,连夜里的梦也不太苦涩了。

妈妈手中产生的每件东西,都精致,都漂亮。她总是精益求精。

“文革”期间,五七干校的军宣队禁止我们外国文学工作者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缝纫。这时我才感念妈妈几十年来为我和哥哥们缝制衣服付出了多少精力与心血。

妈妈的手是什么时候变得粗糙了呢?妈妈老了,她的手已经拿不住针线,也不能做饭了,甚至走路时也要手扶墙壁。墙壁上留下被她的手磨损的痕迹。

前几年,妈妈 90 岁生日,我决定亲手给她做一套便服衣裤。自认为这是儿子最好的一件礼物,她一定会高兴。

那天,妈妈接过我缝制的衣服,脸上闪着光亮,眼睛在微笑。那天,我满怀幸福地睡了。

半夜醒来,我发现了一条灯光从妈妈的门缝里泄出来。是妈妈没有睡?是妈妈忘记了熄灯?我下床走向门缝,往她的屋里观望。她正坐在床上,围着被,戴着老花镜,手中拿着我缝制的衣裤,在细细地观看。她慢慢地摸来一把小剪子。她要干什么?我屏住呼吸。天哪!原来……原来她用颤颤抖抖的手开始拆卸我为她特意缝制的新衣服。我的心顿时凉了!妈妈,这是您 60 岁的儿子亲手给您缝制的衣服呀!为什么不穿,反而拆成片呢?

过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了,才问妈妈。妈妈盯着我的眼睛,过了半晌,开口说:“你缝的不合格啊!线——扎得不直、不匀,有